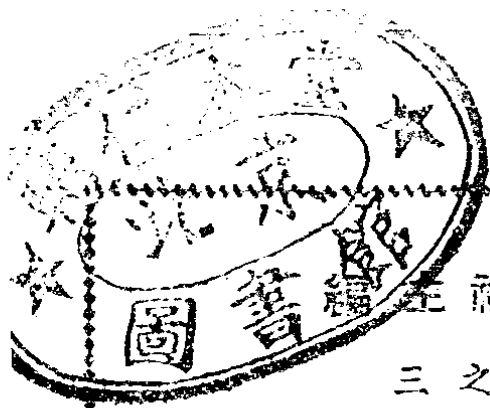


THE  
MAGAZINE



# 世界的大趋势





白德美紀念出版社  
新青年劇叢書之三

# 最大的禍患

(第三幕)

胡興粵編改



慈幼印書館印行

## 序

我在百忙中，將這本『最大的禍患』的兒童劇修改就緒，放下筆，透一口氣，看看窗外，榴紅似火，蟬兒在叫，又到炎熱的夏季了，心中也着實覺得盡了責任的愉快。

兒童有天賦的好奇和好動的機能，他們的心坎裡，老是這麼純真的，渴求着優美生活的開展。看見人家在演劇，自然生出一種羨慕，和希冀自己也能粉墨登場，一顯身手的心情。加以一年中，學校總有一二次的慶祝會，節目中，又少不免有演劇這一項，於是孩子們也就有機會來滿足他們登台的慾望了。這，只苦壞了他們的教師，除了籌備慶祝的事宜外，還得想方設法，找尋適合他們演出的劇本。說來可憐，目前我國劇本園地中，空有『兒童劇』之名，然之其實，教師們在搜遍圖書館和新舊書店，而仍不得要領之餘，無可奈何，也只得就神仙故事或童話中改編一两則，充作劇本；甚至，嫌麻煩，即以大人的戲劇強兒童表演，也是司空見慣的事，從不思及會產生怎樣嚴重的後果。

從前者說，神仙故事，根本是一種荒唐的敘述，和現實生活沒有一絲聯繫之處，在兒童潔白的心靈上，常受這種怪誕故事的薰陶，自然生出一種想入非

非的傾向，從而鄙棄現實，只整日地幻想：最好神仙姊姊送一袋糖菓來……荒唐課業，影响生理，其害固不在連環圖書之下。從後者說，以大人的戲劇強兒童演出，每每重違『兒童本位』的意旨，最低限度亦應解釋為不了解兒童的心理。如所周知『赤子之心』是最純潔不過的，牠受不了一個惡劣的敘述或一個卑污的畫面的影响，脫離『兒童本位』而強兒童去模仿一些和自己日常生活不相干的動作，這和強他們吸煙喝酒，穿上長袍大褂，一樣的令他們難過；也一樣的令觀眾覺得滑稽可笑，雙方絕不會感到有什麼意味的。

在這樣的現象下，兒童劇本的寫作，是急不容緩的要務，這是每一位關心兒童的老師和戲劇作家不容推諉的責任。筆者不自量力，在百忙中，將這鈞譯本的『最大的禍患』整理就緒，付梓前，還怕內容或有不易為兒童了解，不易引起觀眾共鳴的冗贅之處，為維密將事起見，曾指導澳門粵華中學附小六年級星社的小朋友們演出，凡五六次之多，成績極佳，賺得千百觀眾的眼淚。事後據大多數觀眾的批評，全戲沒有一個不合兒童演出的地方，也沒有一個鬆懈可剔的場面；這總算勉強夠得上兒童戲的資格，也總算畧盡筆者的棉薄了。

謹以此書獻給小學教師，和愛好兒童劇的朋友。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廿七日胡興粵序於澳門粵華中學。

時間、地點： 近代某大鎮上

人物：（以出場先後爲序）

陳慧聰 十五六歲之青年，是陳家長子

安伯 六十歲左右的老人，是陳家總管

醫生 四十餘歲

陳慧良 十二三歲，是陳家次子

張德 十四五歲，是陳慧良的同學

方義 十四五歲，是陳慧良的同學

老黎 四十餘歲的中年人，是陳家佃農

小虎 六歲，老黎之子

佈景：

一間廳房，正面是後牆，上掛對聯和字畫，偏右有一道面積頗大的窗，窗口披拂着紫藤花，望出去是雜生的野草和老樹，那是陳家的花園；廳右邊有一扇門通往花園轉出街外，左邊有一道梯，直通樓上；廳中放張圓桌，上面放着雜亂成堆的書報，近窗口處有一張書枱，上置文房用具，旁邊凌亂地放着幾張椅；廳中佈置，雖不華麗，却頗脫俗

# 第一幕

幕啓：

醫生坐在圓桌旁開藥方，安伯立旁待候，片刻後。

## 第一節 (安伯和醫生)

醫生 安伯，藥方跟從前的一樣，服法也照舊，每隔三小時，給病人服一羹。

安伯 可是這條方子，已經用了三個月了……

醫生 是呀！我早就說過了，陳太太的病，不是服藥可以醫好的，我每天這麼樣子開個方子，不過聊盡人事，使陳太太不至絕望；其實，要想她病好，只要她的小兒子肯改過就行了。

安伯 (嘆息) 唉！我也是這樣想。

醫生 倘若她的小兒子再這樣壞下去，恐怕她的生命也……唉！我不想再往

下說，你知道，她的病勢，是由於丈夫的死亡而增劇的，現在這個不肖的小兒子，不但安慰她，反而想些法子來惹她生氣，試問她的病勢，又怎能不一天比一天加深呢？

安伯 醫生，慧良近來在外面又鬧些什麼亂子？您總比我知道些。

醫生 還不是逃學那一套！剛才李校長過來說，他今天沒有上學，又不知道死到那兒去了！

安伯 唉！

醫生 但是這個李校長也太不識時務了，老跑來向病人報告她兒子的壞消息，也不理病人聽了會生什麼反響！

安伯 不過爲什麼慧良這個壞孩子，又不生出一點兒孝心來呢？老累得校長跑來報告他所幹的好事。

醫生 壞孩子！……究竟都是小孩子呀！並不是沒有孝心，不過太頑皮，就將孝心壓了下去，這個李校長也應該明白人家的景況才行。好！等我去見見他，和他說明白，勸他不必再三番五次跑來，免得康太太病上

加病。(戴帽欲出)

安伯 醫生，那末今晚再見吧！

醫生 (停) 今晚？這可說不定……這樣辦吧：倘若陳太太的病勢沒有什麼轉變，睡得和現在一樣帖服，那我就不來了；如果病勢忽然轉劇，像昨晚一樣狂歌痛哭，你打個電話給我，我馬上就來。

安伯 好！這樣也行！

醫生 最要緊記的，是千萬不要讓她離開床，所以，最好是找個人陪陪她。這點一您可放心，慧聰可以一分鐘都不離開他的媽媽。

安伯 這就怪了！同生的兩個兒子，一個是這樣孝順，另一個簡直……唉，真是怪事！ (出)

(安伯送醫生出後復入，拿起桌上的藥方看了看，不禁搖首長嘆，忽然電話鈴响，他於是走到書桌旁去聽電話。)

安伯 喂！是的，這兒就是陳宅。找誰呀？……啊，校長先生，您好嗎！……什麼？慧良又沒有上學？但是他一清早就背着書包出大門了……對，對，一定又逃學了……唉！這孩子實在太頑劣了，不受教化……



陳夫人嗎，病況都是一樣……醫生？他剛來過，現在已去了，說是要找您，有些事和您商量……對，勞校長費心開導他一番……啊，啊，謝謝！……費心，費心……再會，先生，再會……

## 第二節

(安伯，慧聰)

慧聰 (當安伯聽電話時，慧聰已來了，他面容蒼白，現出操勞過度的樣子，屏立門旁，靜聽安伯說話，及至安伯放下話筒，他乃走上前來。)

安伯！

安伯 (轉身看見) 大少爺！

慧聰 誰打電話來的？

安伯 是校長先生。

慧聰 有什麼事？

安伯 (強笑着騙他) 沒有，沒有什麼事……不過……不過探候奶奶的病狀

而已。

慧聰 還有呢？

安伯 沒有了！

慧聰 (更前一步) 安伯，你爲什麼要哄騙我呢？

安伯 (吃驚) 大少爺，你說什麼話？

慧聰 你在電話中所說的，我完全聽到了，唉——良弟又是逃學！(倒於椅上)

氣死媽媽，一定是他……

安伯 啊……啊……大少爺！您千萬別說這樣的話……(坐在慧聰身旁，且

扶起他低垂的頭) 小小年紀爲什麼這麼多的怪念頭？……呀！哭了！

……快些抹乾眼淚吧，嘔！您臉色怎地這般青白！

慧聰 我晚上睡不着覺。

安伯 (着急) 那不成呀！奶奶知道了，又是加多她的痛苦……可，可是爲

什麼您晚上睡不着呢？

慧聰 媽病到這個地步，你叫我怎能安心睡得着？半夜裏我常常聽到媽的痛

苦呼叫的聲音，昨天晚上我還做了一個怪夢。

安伯 一個怪夢？

慧聰 是的，夢中我好像癡站在窗口，忽然聽見一種聲音……

安伯 怎麼？

慧聰 這聲音由遠而近，彷彿有許多神父在念拉丁經文，遠處還傳來一些若斷若續的喪鐘聲。

安伯 呀！怪了！

慧聰 不多一會兒，花園那邊來了幾個穿白衣裳送殯的人，後面還跟着……  
（驚惶）跟着了一口棺材。

安伯 啊唷！大少爺，怎麼您會做這樣的夢？真是……

慧聰 那時，我嚇得大叫一聲，就驚醒過來了，看見自己仍是躺在在床上，遍身冷汗……唉！我又聽見媽在隔壁喚我了！

安伯 您呢？怎麼樣呀？

慧聰 我立刻跳下床，走到媽的房裡，可憐，媽聽得我的叫聲，還怕有什麼事故發生，她老人家放心不下，再三再四問我。

安伯 這是當然的啦，您從今以後，千萬別再做這樣的夢了……好像您這樣

年紀青青的，不知道有多少黃金的夢好做，爲什麼老是做那樣的怪夢  
呵！

慧聰

唉！自從我驚醒後，就再也睡不着了！

安伯

這就當然的了……您的小小的腦袋裡，老是裝滿着奇怪的思想……您別再記着夢中的事了，好在夢是不會應驗的。

慧聰

安伯，這也說不定，有時……

安伯

豈有此理，大少爺，我說夢不足爲憑就不足爲憑啦，要不是呵，我早就不在這兒了。

慧聰

爲什麼？

安伯

因爲從前我做過百萬富翁的夢，要真是應驗了，我還在這兒做管家？（憧憬）……好了，別再多說了，總之，夢是不足爲憑的……好，現在，您去歇一會兒吧！千萬別給奶奶知道電話的這回事。

慧聰

那麼，良弟怎樣處置？

安伯

慧良？有我理他……這個壞孩子呀，等他回來後，我要重重地給他一頓打！（與慧聰下）

### 第三節 (慧良及壞同學方義張德兩人上)

(啞場片刻後，聽得後台有凌亂的脚步聲及不成調的歌聲，三童上。)

慧良 (手持書包)

方義 (手持釣竿) 快些將那個礙手礙腳的書包丟掉吧，來，跟我們一塊兒

釣魚去！

慧良 船呢？

方義 我剛才不是說過嗎，只要我們袋裡有錢，給那個船夫幾個錢，還怕他不肯將船借給我們？

張德 對呀！幾個錢算得什麼！……可是坐在船上釣魚真……

方義 張德說得對，坐船釣魚真是其味無窮！

慧良 老方，您怎麼想得出這個好法子來？

方義 (得意) 因爲昨天看了一張影片子，靈機一觸，就想出了這個好法子

慧良 那一張片子？

方義 就是長江海盜那張。

慧良 噢！原來是那一張。

張德 (高興極了) 慧良，你也看過了？你說，這是不是好片子？那些海盜

，只會白瞪眼，乾着急，一點兒辦法都想不出來。

方義 那個海盜首領叫什麼名字？你們記得麼？

慧良 獨眼龍。

方義 對！他叫獨眼龍，只有一個眼睛，本事可真厲害！

張德 (得意) 昨天我和方義去看電影的時候，那個主任先生還在課室裡面，教一般小傻子學公民！哈哈……

方義 我們雖然比不上獨眼龍他們划船划得快，可是我們三個人齊心合力一

張德 起來划，嘻嘻！我敢說，也沒有什麼人比得上我們的了。

慧良 (遲疑) 可是……

方義 可是什麼呀？妳媽病在牀上，有你哥哥在旁服侍，不是就夠了麼？誰

還會想到你逃學呀？

張德 他們還以為你正在學校裡聽先生教書呢！

慧良 不是，不是這個緣故。

方義 又有什麼緣故？

（時鐘敲响十一下）

張德 我求你快些跟我們去吧，你聽，已經响過十一點了。

慧良 （畧遲疑然後決定地） 這樣辦吧，你們暫時在花園玫瑰花的後面躲一

躲，待我見見媽就來。

方義 啊唷！

張德 啊唷！媽都好去見的，你真是……

慧良 沒法子，媽說我每次放學後，都應該去見她的，倘若我不去……

張德 （搶着接上去） 她就疑心你逃學去看電影了，是不是？

方義 那麼，你快去快來吧！

張德 （感嘆） 小心些，五分鐘後，你再不下來，看！（伸出拳頭在慧良面

說着。）

慧良 用不着五分鐘，一分鐘就夠了。（走到門口，忽又折回。）怎麼辦呢？  
方義 你看這個尖酸鬼，又出新花樣了。

慧良 （誠懇地）這不是新花樣，方義，如果媽問我，今天先生出了什麼作文題目時，你叫我怎樣回答呀？

方義 （尖笑）哦！我道什麼事，原來是這點兒小事，你就隨便說一個作文題目給你媽聽，不就成了？比方……春日旅行記吧。

張德 扯謊都覺得困難，哈哈！

慧良 （嚴肅地）不，我不能哄騙媽媽的……而且，班主任又是我家的朋友，我亂說一個題目媽一定不相信，必定打電話問他的，那不糟了嗎？  
方義 呀，既然班主任認得你家人，那當然不能哄騙你媽的了。

張德 今天的作文題目？……那個老傢伙又不知道出了什麼題目。（無可奈何地來回踱着）

方義 今天晚上我告訴你好麼？

慧良 今晚？我現在去見媽，媽就要問我的。

方義 這怎麼辦！……（沉思，忽然看見桌上放着的電話）得了！（高興歡



呼）我立刻打電話去問李國全，這個時候，正是放學的時候，相信他已回到家裡了，（撥電話號碼）喂，是李府嗎？請李國全少爺聽電話……勞您駕（向同伴）剛才才是老李的妹妹接電話的！……（手持話筒）這件寶貝真大用處，今天沒有牠，我們就不能去釣魚了……喂，是老李嗎？我是老方阿，請問，先生今天出了什麼作文題目？……什麼？和你有什麼關係呀？（向同伴）又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他問我今天爲什麼不去上課，哈哈！……喂，什麼題目？最大的……什麼？禍患？……「最大的禍患」？怎麼？生先竟會出這樣的題目！好好……謝謝您，等我用心來寫一篇。（放下話筒）

究竟先生出了什麼題目？老是聽見你「最大的」，「最大的」……

「最大的禍患」一個氣死人的題目！好！我們到花園去吧！

聽到麼？題目是「最大的禍患」，見到你媽後，立刻出來，我們等你。

我一見就來。（方及張下）

（欲出復回，返入坐下，開了書包，取出紙筆來，預備作文）都是先作了文，再去見媽來得好些。

張德  
方義  
張德  
慧良  
慧良

## 第四節 (慧聰上)

慧聰 (譏諷) 噢！放學回來了？

慧良 (粗暴地) 你看見還問什麼？

慧聰 媽今早問我兩次了，問你回來沒有！

慧良 我早就回來了，不過到飯廳吃了一點兒東西，所以還沒有去見媽，你一定又在媽面前挑撥是非，說我什麼什麼……

慧聰 (打斷他的話頭，重重地) 我才不做那樣下流的事，你以為我學你一樣，只會欺騙媽媽麼？

慧良 (拍枱跳起來) 什麼？你說我欺騙媽媽？

慧聰 (痛苦地) 唉！可憐媽媽爲了你的緣故，不知嘗過了多少痛苦……

慧良 (行近乃兄身旁，恐嚇他) 你說什麼？你再敢胡說八道，我就……

慧聰 (毫不屈服，逼前一步) 哼，胡說八道……我問你，今早你到什麼地方去？

慧良 你問得真怪，我今早到什麼地方？……（假笑）……嘻嘻！我去，我

去……我當然是去……到學校讀書去啊，這還值得問的！

慧聰 （指斥其偽）扯謊！

慧良 我！

慧聰 （不放鬆）對！就是你，你扯謊，昨天扯謊，今天又扯謊！

慧良 （老羞成怒）喂！你小心些啊！

慧聰 哼！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哄騙媽媽，說謊精，騙子！

慧良 （怒極）誰告訴你我說謊……

## 第五節 （安伯）

安伯 （站在入門處，莊嚴而又溫和地）兩位少爺，奶奶請你們！

慧良 （走至門口，突又轉身兇狠地）好！好！你們兩個，串同來誣告我，

你們小心些！（急下）

（安伯見慧良這般動作，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只是呆瞪着那消逝了的背影，好一會兒才回復原狀，走近慧聰的身旁）  
安伯 他說什麼？

慧聰 （倒在椅中，雙手掩面欲泣，好一會兒才回答。）你也聽見的了？他

說我們串同誣告他。他到媽媽跟前，又不曉得要說我們什麼了！

安伯 唉！（無可奈何地往來踱着，啞場片刻，突然他又想起一件事來。）  
您今天吃過午飯了嗎？

慧聰 （畧猶豫）我，我吃過了！

安伯 哪！你也學會扯謊了……

慧聰 但是……

安伯 別「但是」「但是」了，廚夫說你没有吃過午飯！……這樣做下去怎成  
呀！

慧聰 但是我不覺得肚餓，你叫我怎……

安伯 老是這樣說，不覺得肚餓！唉，你自己想想看，晚上睡不着覺，白天  
又要服侍奶奶，又不肯吃飯，這樣下去，就是鐵打的身子，也……

慧聰 安伯，我求你別再說下去好不好？

安伯 「安伯」「安伯」……我不愛睬你，從今天起，我也得來管束你……你

想，要是讓奶奶知道你這個樣子，她一定更加覺得痛苦，（抑鬱）唉！可憐的奶奶呀！（悲嘆急下）

（慧聰起初料不到安伯有此一舉，不免一呆，接着定一定神，乃急追下。）

慧聰 安伯！安伯！

（此時慧良正由外面怒氣沖沖地跑進來，和慧聰撞個滿懷。）

## 第六節 （慧良上）

慧良 （面紅耳赤，彷彿正和人爭吵過似地）奸細！奸細！（他邊罵，邊將書本亂拋。）

慧聰 （出乎意料之外）良弟，你說什麼呀？

慧良 (兇狠地) 哼！說什麼！別詐聲裝癡了，自己做了奸細不夠，還要誣

告人家，說人扯謊逃學，哼！狼心狗肺的人！

慧聰 良弟，別這樣說，我幾曾做過奸細？幾曾誣告過你？唉！媽爲了你不知吃過多少苦楚了！

慧良 吃苦，吃苦，完全是你給媽苦吃的！你扯謊，你在媽面前冤枉我。

慧聰 良弟呀，我求你別再這樣說好吧！

慧良 還想裝模作樣，(挺胸質問) 我問你，誰告訴你，我在學校裡不讀書？你到學校看過我麼？

慧聰 這些事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呀！

慧良 (冷笑) 假善人！還想抵賴，我問你，誰告訴你我看不起先生的？

慧聰 你靜聽我解釋啦！

慧良 走！走！我不聽！

慧聰 請你看媽的面上，聽我說啦。

慧良 (氣結) 好！你不走，我走。

慧聰 (一手拉住他) 請你等一會兒……

慧良

(擺脫哥哥的手) 你們恨我，我走！

(正欲出門時，安伯閃入)

## 第七節

(安伯上)

安伯

奶奶想二少爺兩小時之後，將作文讀給她聽。

慧良

(驚慌) 呀！連媽都恨我了！

慧聰

良弟，別說這樣的話，這些是極毒的啊！

安伯

明白嗎？立刻坐下來作文。

慧良

現在作文嗎？不，我不能，我有些事要辯。

慧聰

(勸告) 良弟，你就坐下來作文吧。

安伯

(綠色俱厲) 有些事要辯？……我現在也有事辯……大少爺也有事要

等着辯，我們所要辯的，比你的事重要十倍！樓上你媽有病，你知道道嗎？我們所要辯的事，就是想用什麼法子使她快些痊愈……你呢？

慧良 (無言可答，將臉埋在雙手中，羞愧地坐下)

慧聰 良弟！爲什麼你不肯細想想呢？

安伯 來，等我來教他想……總之，奶奶吩咐，將他鎖在房裡，不准他出去，兩點鐘之後，再來開門，我們走！

(安伯與慧聰下，台後傳來一陣鎖聲。)

慧良 (聞聲跳起奔出搖門) 開門！開門！

(慧良搖門不開，頹然返回坐位，托腮執筆，預備作文了，忽然，窗外傳來一陣口哨，慧良立刻凝神靜聽，辨出這是兩個壞同學的聲音，此時又聽見窗外有人喚道：慧良！慧良！)

慧良

(走到窗邊外作手勢。) 喂，沒法了，我不能出來，我已被他們關住了。(轉身看見桌上的紙筆，不覺怒火中燒，咬牙切齒地) 哼！都是你們這些東西作怪，迫得我要作什麼死人文章，擺在桌子上，怪不順眼地，一齊給我滾出去吧。(邊說邊將文具由窗口拋出去。)



(陡的，窗外傳來一陣雪雪呼痛的聲音，緊跟着，窗口邊現出方義來，他雙手緊捧着頭。)

方義

(埋怨) 喂，慧良你想將我們的頭敲穿呀？(他邊說邊爬上來，後面跟着張德)

慧良

(驚訝) 你們怎樣上來的？

方義

這有什麼難，花園剛巧有一把竹梯……我們候你也候得夠了！

張德

是呀！我蹲在玫瑰花後面，足足蹲了一個鐘頭，腿都蹲軟了。

慧良

但是……

張德

這一次可不理你「但是」不「但是」了，你非跟我們去不可。

慧良

媽正在樓上病着……

方義

你又不是醫生，留在家裡有什麼用處。

慧良

不是這樣說……兩個鐘頭之後，媽就要我將作文讀給她聽！

方義

(奸笑) 嘻嘻！我道是什麼事，原來是作文，兩個鐘頭之後，我們早就回來了，那時再作文也還不遲呀！

張德 我們坐船去釣魚，也用不着兩個鐘頭。

方義 對呀！只要一個鐘頭就夠了，我們三脚兩步地跑到船上，搖出去釣一下魚，再一樣的由窗口跳進來，真是神不知鬼不覺。

張德 (接着) 那時精神爽快，一揮筆就是一大篇，拿給你媽看，包管她讚好！

方義 對！她就是不給一百分，也得批個九十分。

慧良 (意動) 真的一點鐘之後，就可以回來麼？

方義 (拍拍胸脯) 我敢担保，至多只要一個鐘頭。

慧良 如果給他們知道我逃走了，又怎麼樣？

方義 這豈不是更妙，等他們知道你不是一個小孩子，不是可以隨便關起來的，他們會開住你，你便會逃走……

張德 何況他們怕門一開，你便會衝出去，一定滿了兩個鐘頭，才來開門放你的。

方義 好，別多說了，我先下去扶牢竹梯，你們跟着下來。(由窗口下)

慧良 (猶豫) 這樣……

張德 (慫恿) 大丈夫做事該有決斷，別猶豫了，去吧！  
慧良 好！我跟你們去。

(慧良張德二人下，啞場片刻。)

## 第九節 (慧聰及安伯上)

安伯 (輕輕開門，探頭入內張望) 呀！人呢？

慧聰 (跟入) 呀！偷走了！

安伯 偷走？從什麼地方走？兩道門都鎖了起來……莫非他有法術不成？

(翻桌倒椅四下找尋。)

慧聰 (走近窗口一望，不覺叫起來。) 呀！原來他從窗口中走出去了……

安伯 (聞說奔至窗口) 對！從窗口走出去了……下面有一把竹梯。

慧聰 (走回桌前拿起作文部來看，不覺搖頭嘆息) 唉！一點兒都沒有作；

(讀) 題目最大的禍患。(不覺呆了。)

安伯 怪了！花園門口那把竹梯怎會走來窗口下？

慧聰 (懇摯地默禱) 聖母，求您幫助我，別讓媽知道良弟偷走這回事。

安伯 這把竹梯……對！一定是他的壞同學由門口搬過來的，誘他逃走……

慧聰 (沉思片刻，忽然計上心來。不覺叫道) 安伯！安伯！

安伯 什麼事？你又發現了什麼？

慧聰 不是，良弟一句文都沒有作，爲了瞞着媽，別使她老人家知道這件事，氣上加氣，只有我來替良弟作吧！

安伯 唉！

(幕在嘆氣聲中急下)

# 第一幕

## 第一節 (慧聰和安伯)

(慕啟，慧聰正伏案作文，稍停，拿起來看一遍，畧加修改，此時安伯由門外進來。)

慧聰 (見安伯進來十分歡喜，含笑站起來說) 完了，安伯，大功告成了！

安伯 大功告成？什麼大功呀？慧良這個壞孩子還沒有回來……

慧聰 大功告成就是說我已替良弟作好這篇文章了，這全虧聖母的默佑！

安伯 唉！這也難爲你了，可是慧良不曉得死去什麼地方，還不回來！

慧聰 大概一下子總會回來的吧？等他回來就叫他拿這篇文章讀給媽聽，免得

媽見他交不出作文，又是氣上加氣。

安伯 這篇文中你寫了些什麼？

慧聰 我說起媽害病的經過，和所感覺的痛苦，也提起了他。

安伯 (點頭) 很好。

慧聰 要是良弟還有半點兒良心，我想他看了這篇文，總會改過的，媽呢？  
睡醒了嗎？

安伯 還沒有醒，還是昏昏沉沉的睡着。

慧聰 讓我去看看她吧！

安伯 可是，你放輕脚步兒走，千萬別吵醒她，這兩天來，她一直睡不着覺  
您放心，我掂起脚步兒走路，包管不驚動她。(慧聰下)

## 第二節 (安伯)

安伯 (走到書桌旁，拿起桌上的作文部，又從懷中掏出眼鏡，戴上讀。)

最大的禍患…… (忽聞窗外响起一陣脚步声，和說話聲，乃除下眼鏡  
探頭窗外，看個究竟，不覺大吃一驚，忙奔出去。)

(啞場片刻，只聽得後台凌亂的脚步聲。)

### 第三節

(安伯、老黎和小虎上)

老黎

(手抱慧良入，慧良面色青白，頭髮潮濕散亂，雙眼緊閉。)

小虎

(跟在老黎後面，赤足，手裡捧着慧良的衣、褲、鞋、帽。)

安伯

(跟入)「糟了，溺死了！」

老黎

安伯，您放心吧，二少爺沒有死，不過喝了两口水，受了一場虛驚，現在，將他放在什麼地方呢？

安伯

就放在這張藤椅上面吧。(助老黎安放慧良。)

老黎

我說，小孩子死得快也復活得快，不要緊的……就以我的小虎來說吧，前兩個星期忽然斷了氣……

安伯

(撫視慧良，並不注意他所說的) 喂，請你說話小聲些！

老黎

(四周張望) 爲什麼說話要小聲些？又不是三更半夜，還怕騷擾四鄰不成？

安伯 因為陳太太病在樓上，假如知道他這個樣子又得病上加病了。

老黎 這就怪了，我是說我的兒子小虎呀，怎麼陳太太知道會病上加病？

小虎 (怯生生地站在屋角處) 爸爸，這些衣服放在什麼地方？

老黎 就放在桌上吧，(安伯悄悄地走出去，老黎並不覺得) 就說小虎吧

，他兩星期前，遭那頭笨驢踢了一腳，當堂斷了氣……喂，小虎，撈起衣服來，讓這位老伯看看你的傷口。

小虎 他不在這兒啦。

老黎 胡說，什麼不在這兒！碗口般大的傷痕，都會不見了的麼，別害羞，快撈起衣服來，讓人家看看。

小虎 不是說傷口，我是說那位老伯已經不在這兒啦。

老黎 (回頭) 呀！安伯出了去麼？……怪得我說，碗口般大的傷痕怎會不見了呢？如果那頭畜牲這樣踢了我一腳的話，我早就一命歸天了，還好踢到小虎，小孩子死得快又復活得快，七天，就只這麼一個星期，已完全醫好了！

安伯 (手持枕頭和毛氈進)



老黎 (奇怪) 做什麼還不將二少爺抬上床去睡覺？

安伯 你不明白的了，抬二少爺去床睡覺，一定要經過陳太太的臥室的。

老黎 這又怪了，我又不是一頭水牛，你還怕我抬二少爺經過陳太太臥室的  
時候，會將裡面的東西撞爛麼？

安伯 我自有的道理，請你別這樣喧嘩大叫好麼？(注視慧良) 呀，怎麼

他的面色這般灰白呢？

老黎 安伯，來，過來看看我兒子小虎的……

安伯 (不理他，只是繼續料理慧良)

老黎 那頭笨蛋也真厲害，只這麼一脚，就將小虎踢得鮮血直冒，面色當堂  
轉黑。醫生說，他已九成半沒有希望了……但是 (拉小虎到安伯身  
旁) 你看，他現在比從前還來得結實些，可見得……

安伯 昏迷不醒，一定得請醫生來了。(走去打電話)

小虎 (驚奇) 爸爸，那個是什麼東西？黑洞洞的？

老黎 那個嗎？那個是，呀，是風……是一種叫德律的風。

安伯 (焦急) 什麼？大夫出去了，請你們立刻找他回來……

老黎 安伯，找誰回來呀？這樣忙。

安伯 又不是跟你說，請你少插一句嘴好不好……（轉向電話）對，對，

立刻找大夫回來，就說陳公館發生了急事，有人昏倒了……什麼？……

小虎 爸爸，我怕！

安伯 （向小虎） 嗟！別作聲……（向電話）什麼呀？……這個（向老黎）

這件事發生到現在有多少時候？

老黎 （一怔）這件事……這件事……小虎，還是你說吧，你記得清楚……呀

，還是等我來說好些，（向安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件事發生

的那天，就是我家那條水牛死的那天……

安伯 什麼水牛死的那天！我問的是他……他（指慧良）多久之前掉在水

裡的？是半點鐘，還是一點鐘？

老黎 呀！安伯，你問的是二少爺麼？我還以為是問我的小虎哩！二少爺大

概在……

安伯 （不耐煩）真急死人！（向電話）這件事發生差不多在一小時之前

；好，再見，請快你些催大夫來……費心，費心。（放好話筒。）

老黎 大概在一……一……一點鐘之前掉在水裡，我記得很清楚，而且……

安伯 (不理他，打斷他的話) 老黎，我問你，二少爺是怎樣掉到水裡的？

老黎 安伯，我老實告訴你吧，這是我親眼看見的……那時候，我正和小虎

，在田旁邊的那棵大樹下砍柴。你要知道，我家的柴昨天就用完了，要趕着砍些來煮中飯…… (安伯漸漸不耐煩了) 這時前面那間天主

堂的鐘樓上，剛敲着十二下，忽然小虎向我說， (向小虎) 你說些

什麼，現在還記不記得呀？你說，爸爸，好像小河裡，有人喚着。我就說，這不是奇事，現在正是放學的時候，哥兒們回家去經過河邊，

順手釣兩下魚，也是常有的事……可是，我話還沒有說完，叫喚的聲

安伯 响却越來越緊張了，彷彿在喚救命似地…… (並不留神聽，只不斷地摩摩慧良冰冷的手脚。) 我也真是老糊塗了

，只拿得一張毛氈來，哪兒夠呢…… (下)

老黎 (見安伯並不聽他說，又走了出去，心中十分不樂。) 瞧，要人家說

，自己又不聽下去，這種人真是……

小虎 (走到電話旁邊) 爸爸，這個黑飯壳，中間有一個小洞，是什麼呀？

老黎 這就是「德律風」的嘴巴，像你的小嘴巴一樣，是用來吃飯的。

小虎 （本想伸手去摸，聽得父親這樣說，連忙驚退下來。）

老黎 傻孩子，怕什麼呀，牠有嘴沒牙，又不會咬人的……你對着牠的嘴巴說話，老遠的地方都聽得到。

小虎 真的？等我說兩句話，給媽媽聽聽。（又伸手想摸。）

老黎 別亂動，牠咬你一口，比笨驢踢你一脚還來得厲害！

小虎 （驚走）

#### 第四節 （慧聰先上，安伯後進）

慧聰 （看見老黎在客廳裡坐着，很覺奇怪，但却沒有發覺躺在椅上的慧良。）  
老黎，你來做什麼？

老黎 大少爺，我是扶二少爺回來的呀！（指慧良）

慧聰 （聽了這句話，魂不附體。急奔至慧良處。）啊唷，良弟，良弟你怎麼樣了呀？遇什麼事，連口唇都白了……（悲泣。）

老蔡 大少爺，別悲傷，沒有什麼的，不過……

慧聰 手脚都是冰涼的，還說沒有什麼，良弟，良弟……（喚他不醒乃急走出門外喚）安伯，安伯！（湊巧安伯也正捧着一張氈子進來。）

安伯 大少爺，別這般叫喚，讓太太聽到了又是……

慧聰 可憐呀！良弟好像死了一樣。

安伯 不，他沒有死。

老蔡 就算死了，一會兒也會復活的。

安伯 他不過是受了驚，嚇得昏了過去。（蓋氈子。）

慧聰 （一邊撫摸慧良，一邊問）安伯，你叫了大夫來沒有？

安伯 已經打了電話去，大概也快來了。

慧聰 良弟，良弟，（慧良依然昏迷不醒。）老蔡，良弟究竟遇到了什麼事呢？

老蔡 剛才我已跟安伯說過了，當我一聽到河那邊有叫救命的聲音，我就三脚併做兩步的跑過去，一看，可不是嗎！一艘漁船翻在河裡邊了，兩個哥兒們已經游近岸邊，大叫救命，只有一個，看來像是不會游水似

地，一手扳着沉船，一手不住的亂晃……我一眼認出，他就是二少爺了，於是我連忙跳到水裡去，將他撈起來。（說着順手提起站在身邊的小虎。）

小虎 不是我呀，爸爸！

老黎 （放下他）那麼，我便將他扛回我家裡去，將小虎的衣裳給他着上，我又想，二少爺的家又不大遠，不如抱他回去吧，我便抱他來了。

慧聰 老黎，我們真謝謝你救了良弟的性命。（轉向安伯）看樣子，良弟受嚇不輕，也應該抱他到床上躺躺才是。

老黎 （高興地將手一拍）對呀！大少爺！我早就這樣對安伯說過了，可是，他不肯……

安伯 我也知道應該將慧良放到床上去休息，不過，這又得經過太太的臥室，假如吵醒太太……

慧聰 （無可奈何地）唉！可憐的媽媽！

安伯 奶奶在上面知道這回事嗎？

慧聰 他聽見下面的脚步声和嘈雜的人聲，就問我樓下發生了什麼事，我說

不知道，等我下去看看。

安伯

(着急) 這怎麼得了……你快些上樓，安慰太太，瞞着他，不可走漏一點兒風聲，快去，快上去！

慧聰

好！我就上去，你小心看護良弟。(忽忽下。)

老黎

(聽到現在，一直不讚成，老搖著頭。)  
安伯，依我說，你只想瞞着太太，又不理怎樣醫治二少爺，這實在是不對的……請你聽我一句老實的話，你不耐煩聽也得聽一句……我雖然不是醫生，但也畧懂一點兒醫理，就拿我的小虎來說吧，他讓那頭笨驢踢了一腳，都虧得我設法替他醫好，連醫生都搖頭說他九成半沒有望了，所以我說，照二少爺這個樣子，一定先得出一身汗，將濕氣退掉，才有醫治的希望，我知道有一種藥草，吞服之後，包管出汗。(向小虎) 喂，你快去東湖岸邊的竹籬笆上……

小虎

爸爸，我早就知道了。

老黎

快去，找些有條紋的草來。

小虎

是不是邊緣上有毛的那種呀？

老黎 對，快取一大堆來，快！

小虎 得啦，我就去就來！（下）

老黎 （得意，笑向安伯）您老看，我家小虎多乖巧，一說就會，安伯！  
少爺如果吞服了那些藥草，我包管他想死也死不去！

安伯 （注視慧良躺着的地方）呀！躺在藤椅上怪不舒服的，等我抬張帆布床出來，老黎，勞您駕，幫我的忙，抬帆布床出來！

老黎 對呀！我早就說過二少爺要睡在床上才行，那有躺在藤椅上的？

（老黎和安伯下。）

## 第五節 （慧聰上）

慧聰 （神態焦急，滿面愁容，往來踱着，彷彿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媽想

見見他，可是他還是昏迷不醒，叫我怎樣辦呢？……聖母瑪利亞，求您幫幫我，叫良弟快醒過來，唉！要不是，叫我怎樣回媽的話呢？

（跪倒在慧良的面前。）良弟，醒過來吧，媽要見你呢，良弟！良弟



！……（片刻後。）

慧良（無力地，慢慢地睜開眼睛，聲浪微弱如游絲）我……我在什麼地方呢？呀！大哥！你……船呢？老方他們呢？

慧聰（溫柔地）良弟，良弟，你苦嗎？你覺得什麼地方不舒服？

慧良這兒（指頭部）……可是……現在好了些！（用力想坐起來）大哥！……媽呢？

慧聰別怕，媽一點兒都不知道你掉在水裡的。

慧良唉！天主罰我了！……（稍歇）媽有沒有問我呀？

慧聰她剛才問起你，我說，你正在客廳裡作文章。

慧良（憶起）呀！作文！……現在叫我怎樣作呀？……（要掙扎起來。）

慧聰（愛憐地扶他躺下）別擔心啦，你現在還是躺着歇歇吧。

慧良但是媽要我讀作文給她聽的了……

慧聰我說過你別擔心，文，早就作好啦。

慧良（驚異）你說什麼？文早就作好了？……是誰作的？

慧聰是的，文章已經作好了，是我替你作的！

慧良 (支撐起) 你？大哥！我得罪了你，你肯……

慧聰 (誠懇地) 良弟，過了的事就別提牠啦……你還是靜心地躺下來養養神。

慧良 (慚愧) 大哥，你真好，你真好，我呢？…… (用毛氈掩蓋着臉，哭起來了。)

慧聰 (感動地) 良弟，別這個樣子……

慧良 大哥，是……是我錯了……

慧聰 別說這些話，別說這些話，良弟！

慧良 (少頃，復支撐起來) 拿來給我看看吧！

慧聰 什麼東西？

慧良 你的文章！

慧聰 現在且別看，你的精神還沒有復原，還得靜心養神。

慧良 不要緊，不要緊，我要你現在讀給我聽。

慧聰 (拿作文給他) 那！你看吧。

慧良 (仍未復原，視線模糊。) 唉！怎麼？我看不清楚部上的字，好像……

堆一堆的黑螞蟻一樣。

大哥，勞您駕，還是讀給我聽吧！

慧聰

(惋惜而愛憐地)

良弟，躺下來，將氈子蓋好，等你完全好了，我再

讀給你聽。

慧良

不，不，大哥，我已經完全好了……我要你現在讀給我聽。

慧聰

(不相信地神氣) 真的？你已經完全好了？

慧良

(勉強站起來) 真的，你看看……

慧聰

(摸摸他的前額，發覺熱度已退，恢復常態了。) 真好了！(喜松)

謝謝天主！謝謝聖母……

慧良

那麼，你快讀給我聽啦。

慧聰

好，你聽吧，題目是最大的禍患，我心裡面，這一向以來，都覺得有無限的痛苦，這是因為媽生病的緣故。從前媽那媽紅色的面容，現在漸漸青白了，而且逐漸瘦削下去，從前慈祥和藹的笑容，現在也不知道藏匿到什麼地方去了！有時媽雙手縫着衣服，忽然停下手，兩眼乏神地呆瞪着半空，彷彿在沉思些什麼似地，唉！可憐的媽，她心

裡面不知藏着多少痛苦呢……終於有一天，媽睡倒在床上，不能夠起來，真的，再不能夠起來了！那時，我們日夜站在床前服侍她，想她早日痊癒，而媽哩？她也盡力向我們裝些苦笑出來，想來安慰我們……只是，可惡的病魔一天比一天更兇狠，媽慈藹的面容也一天比一天更青瘦了。有時，她牢牢地握着我的手，顯出偉大的母愛來；在那對深凹進去的眼眶裡面，又流出幾滴晶瑩的淚珠來。唉！可憐的媽呀！我睡在她的隔壁，所以每晚都可以清楚地聽見媽的痛苦呻吟的聲音……那一天，禍患來到了……最大的禍患來到了……媽……媽……

（泣不成聲）

慧良

（哭起來）不會！不會！媽的病會漸漸好的，不會死……

慧聰

（揩淚繼續讀下去）呀！那時，我不覺痛悔了……我悔恨自己令媽受

到這麼大的痛苦，我又悔恨自己不但不能安慰媽，令媽歡喜，反而常常給媽生氣，令媽病上加病，爲着這，彷彿有一種極嚴厲的聲音，對我說：是你，是因爲你乖劣的行爲，使你的媽媽走近死亡之途……

慧良

（緊抱着慧聰，哭叫）不，不，大哥！媽不應該就這樣死的！……我

要悔過了！

## 第六節 (安伯老黎上)

安伯 (看見他兄弟倆相抱而泣的樣子) 呀！奇怪了！

慧良 (站起來) 大哥！大哥！我要去見媽……求她寬恕我……

安伯 (更驚異) 怎麼？二少爺完全好啦？

慧聰 (站起來迎上，高興地道) 安伯，你瞧，良弟已經復原了！

老黎 安伯，可不是我早就說過，小孩子死得快，又復活得快，不要緊！

安伯 (高興極了，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真的！他復活了！他復活了！

## 第七節 (醫生上)

醫生 (闖進來，滿肚皮的氣，埋怨) 喂！什麼事呀？打電話打得像報火警一樣的急……我還以為陳太太的病勢有什麼變化，急忙趕過來，誰知

陳太太安安靜靜地躺在床上，看這個樣子，比先幾天，還精神一點兒，喂！安伯，你鬍子也有了一把，怎麼還拿人來開玩笑呀？

安伯 不是，不是太太的病勢轉劣，是……是他……是他（指慧良）

醫生 哦！是他，這個逃學的小壞蛋又鬧了什麼禍？

安伯 他，他掉了下河呀！

慧聰（搶着說）但是，現在已經完全好了……大夫……而且他又變了一個好孩子了！

醫生（莫明其妙）掉了下河？……好了？……變了一個好孩子了？……我不明白你們說些什麼！如果真是掉了下河，就應該將他抬到鋪着厚褥子的床上去睡覺，不能就這樣冷冰冰地蓋上兩張薄氈子！對呀！我早就說過了，要將二少爺抬到床上去歇歇才行。

安伯 將他放到床上去，會給太太知道的。

慧聰 因為抬他到床上，一定先得經過媽的臥室。

醫生 唉！你們還在做夢哩！陳太太早就知道這事了。

安伯 太太知道了嗎？

慧聰 媽知道了？（急下）

醫生

這怎瞞得過太太呢？她清醒地躺在床上，聽得樓下人聲嘈雜，七嘴八舌地說個不停，上面忽然又有醫生出現，她還猜不透發生了什麼事麼？……好，等我看看這個小水鬼啦。（走向慧良。）

## 第八節（慧聰上）

慧聰

（急促地跑進來，滿面笑容地叫喚）

良弟！良弟！媽下樓來看你啦！

慧良

（跳起來）媽下來了麼？我扶她去！

（慧聰和慧良手挽手地急跑下）

醫生

（驚異）

你看……你看，這個小水鬼，一跳就無影無蹤了，簡直比小

猴子還活潑些，誰敢說他昏了過去呀！（回頭卻看見安伯正在感動

地流着淚。）

安伯

（癡癡地望着門去，悲喜交集，感動地）

呀！奇怪的孩子！

醫生

呀！安伯，別哭，你應該歡喜才對呀，陳太太這一次總算找到可以醫好自己的藥方了！也省得我老是開同一的方子。

第九節 (小虎先上，慧聰繼進。)

小虎 (氣喘喘地由外奔進；手裡捧着一大堆野草。) 爸爸！藥草拿來了！

醫生 藥草？拿來做什麼？

老黎 這是效驗最靈的藥草，用來……

醫生 別胡鬧，快將這些毛滲滲的亂草拋掉……二小爺已經痊愈了。

安伯 (從地下拾起作文部) 而且連醫太太的藥方找到了，哪！大夫，就是這個。

醫生 什麼呀？這是什麼方子？

安伯 這是仙丹！靈方！……醫好太太的百寶藥！

醫生 (奇怪) 百……寶……藥？(讀) 題目「最大的禍患」什麼？(眾人望着他)

(慧聰這時由外面跑進來，興奮地叫道)

慧聰 來！來！快來看！良弟扶媽下樓來了……呀！良弟一邊走還一邊掉下眼淚來哩！

(幕急下)



# 新

## ★ 青 年 ★

如果說：「教育即生活」，那麼，發展人的全部生活，便是教育的使命。戲劇是人的情感生活的一種，這就不能不說教育與戲劇有關係了。另外，完全教育的意義，不僅在「教」，而重在「育」；就是不重在死的「灌輸」，而重在活的「感化」。所謂感化教育，就在設法使學生潛移默化。恰好，戲劇是一種使人更新的教化，它用藝術的方法去敲打偽善與愚昧之門，它的功績往往會超乎一般機械的教學法；所以有人主張將來的學校教育，只要多添些戲劇輔導，便可收廣大的成效。然而

## 戲 ★ 劇 ★ 叢 ★ 書 ★ 發

，過去的學校，爲了演劇，每因劇本選擇不當，致產生相反的結果，這確是一件值得惋惜和亟待補救的事。白德美紀念出版社有鑒及此，及爲發揚聖鮑斯高的教育法，特出版新青年戲劇叢書，內分宗教劇，教育劇，及諧劇三種，以供各校劇團的需要。各書均聘定專人負責譯著，內容雖不敢云盡善盡美，但在道德的觀念上，至少曾經過一番慎密的檢定。現暫定每二月出版一冊，零售每冊八角，全輯（六冊）合購，連郵四元。

★ 刊 ★ 緣 ★ 起

新青年戲劇叢書之一

# 最後的聖誕

(三幕劇)

著 R. UGUCCIONI

譯 士 殷

族，逃經某村，匿一酒店內，雖被奸人出賣，落在敵對者手中；但他們爲人機智、反將革命黨人愚弄，並且在仇教風潮下，使當地的熱心教徒，得以從容參加慶祝聖誕的儀式。劇情離奇緊湊。

本書是法國革命沸騰時某村落的速寫。當時革命黨首領，組織公安委員會，採取暴民手段，對付異己和外敵；凡屬貴族、教士，一律擊殺，一年間（一七九三——一七九四）殺人近十萬，造成法國史上的恐怖時代。本書紀述兩個亡命的貴

新青年戲劇叢書之二

# 巴黎之幼童

(三幕劇)

著 BERTON

譯友三·亭羅

這是一齣小型喜劇。拿破崙大帝失勢後，某公爵十餘年來給難堪的往事磨難着，成爲一個孤僻頑梗的老人，誰也不易和他一同過活，甚至最忠心替他幹事的一位老僕和一位家庭醫生，也要被他趕

走。然而，靠着一個本來是他頂不喜歡看見的孩子，使用堅忍、溫柔、樂觀的態度，却成功了使他的思想和生活，全部轉變過來。

定價、味趣於饒、富豐識常、正純想思部一是這  
版出已現，版出日一月單逢，集說小眾大的廉低  
。種十二

新編小學叢書

價特，種六贈合，元一本每售零  
。費郵收免，寄平埠外。角五元五

· 處事辦總 ·

號六十街堂順風門澳

館書印幼慈

## 輯 一 第

(說小險冒非西).....	們子兒的亮月	1
(說小險冒山金舊).....	花之漠荒	2
(說小險冒伯刺阿).....	兒女的德默罕謨	3
(說小險冒大拿加).....	山礮洛	4
(說小育教庭家).....	窈巨城古	5
(說小險冒海紅).....	畔之海紅	6

## 輯 二 第

(說小國愛).....	人衣藍	7
(說小險探學科).....	條三底海	8
(說小險冒洋海).....	人蝶捕	9
(說小情言理倫).....	煉	10
(說小聞宮史歷).....	子之陽太	11
(說小史歷牙班西).....	魔獄	12

## 輯 三 第

(說小險冒非北).....	記魔殲窟鬼	13
(說小地民殖期初).....	道霸與道王	14
(說小情哀會社).....	(上)雲煙貴富	15
(說小情哀會社).....	(下)雲煙貴富	16
(說小探偵).....	黨手黑	17
(集說小篇短).....	會社此如	18

梁 新  
丞 年  
夏 小  
主 說  
編 叢  
書

第十九種

人與狼

本書是「黑手黨」續集。在這裡，讀者除了曉得誰是真兇，誰是義人，誰先搜得那個寶藏，那幾個少男少女結果怎樣之外，還可以頗詳盡地曉得黑手黨的內部組織，和老伯爵所遺寶藏的來歷。本書佈局巧妙，比上集有過無不及。

十九世紀末期，北美加拿大的主人還是印第安人。當時有法國人到那裡探險，把它算做法國的領土；同時英國在那裡殖民，於是互相爭奪。雖然法人由於國事日非，後援無人，結果全部勢力被英人掃出境外；但在幾及三世紀之久的長期爭鬥中，曾用熱血寫下光榮的史頁。

本書就以這段故事作背景；書中人物，與「富貴煙雲」稍帶關係，故可作該書續集看，亦可作另一部小說看。

前 解  
夜 放

# 兒童叢書

本叢書適合一般小學中高年級兒童閱讀。材料包括各國童話、小說、寓言、生理、自然、歷史、地理、物理、及其他常見事物等常識，世界名著撮選，名人傳記、勵志故事、笑話、讀書指導、遊藝等。每月出版一冊。封面用彩色圖案。文字力求淺顯，使兒童閱讀時不致發生困難；插圖力求豐富，以引起兒童閱讀的興味。且定價低廉。每本僅售三角，確為不可多得的兒童良好讀物。

編主運熊盛

編主運熊盛

書叢童兒

- |        |      |       |         |         |      |       |         |
|--------|------|-------|---------|---------|------|-------|---------|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
| 動物世界   | 四義友  | 自由樂園  | 十萬問題【二】 | 小賣技者    | 慈母之聲 | 海豹的故事 | 十萬問題【一】 |
| 16     | 15   | 14    | 13      | 12      | 11   | 10    | 9       |
| 熊先生的大廈 | 蝸牛小姐 | 強蠻的獅子 | 淘氣的小金   | 十萬問題【三】 | 美畜   | 女巫的約指 | 薇薇害了我   |



新青年戲劇叢書

第一輯 第三種

**最大禍患**

**La più grande  
disgrazia**

胡興粵改編

權

版

中華民國卅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每本零售八角★

出版者：白德美紀念出版社

印刷者：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行者：慈幼印書館

訂閱及總辦事處：

澳門·風順堂街十六號

(T. J. 者對校書本)

8239. \* T3-1/0001

有

所

# 最大的禍患

陳家的老爺死後，陳太太憂鬱成病，長

子慧總爲了侍候母親，設學家居，次子

慧良，雖然如常就讀，却爲了結交損友

常常逃學，全不把求學的事放在心上，

叫做母親的多添一重心事，病狀愈來愈

糟。慧聽加以勸告，反招乃弟嫌恨。一

天，陳太太曉得慧良逃學，便罰他留在

家裡，限兩小時把該週的文題弄好，慧

良經不起損友的慫恿，私下逃出家門，

到河裡划艇捕魚，怎知在河裡不慎，把

船弄翻了，險遭沒頂，幸得附近的農人

把他救起。事後，慧良感於母愛和乃兄

的友愛，翻然悔改。全劇沒有一個不合

兒童演出的地方，也沒有一個暴露可觀

的場面。

新青年戲劇叢書之三  
慈幼印書館發行